

人生随笔

紫竹 / 著

每当你跨越一座高山，一条大河，一片原始森林，
或那无垠的草原时，如果你能驻足聆听，
细细品味，那呼啸的山风，湍急的流水，
那林间的虎啸猿啼，草原上的微风细雨，
总能唤起你无限的回忆与遐想，
构成你人生中一曲曲令人难忘的乐章。

人生漫漫，
有如长途跋涉。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人生随笔

紫竹 著

责任编辑：山石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3 by Yunzheng Re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年8月DWPC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122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 2023943578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3943578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568-8



紫竹，当年北京八中学生，如今是商务印书馆退休员工。

作者简介

人生随笔

前言

人生漫漫，有如长途跋涉。每当你跨越一座高山，一条大河，一片原始森林，或那无垠的草原时，如果你能驻足聆听，细细品味，那呼啸的山风，湍急的流水，那林间的虎啸猿啼，草原上的微风细雨，总能唤起你无限的回忆与遐想，构成你人生中一曲曲令人难忘的乐章。

人生随笔

目 录

人生
随笔

上卷《南疆轶事》

一、亡命天涯	001
二、上校传奇	093

下卷《人生杂忆》

一、疏影横斜水清浅	151
二、母亲遗留的财富	157
三、悼周宁兄	162
四、父亲的一生	166
五、周家往事	181

《南疆轶事》

— 上校传奇 —
— 亡命天涯 —

上卷

人生随笔

上卷《南疆轶事》

《亡命天涯》

—— 缅甸生死路

紫竹

第一章

——
瑞丽江畔

1970年1月，在中国西南边陲的瑞丽江畔，风和日丽，郁郁葱葱。完全没有北方那种冬的萧瑟与苍凉。蜿蜒的江水与中缅两国的国境线交织在一起。江的南侧是缅甸，北面是云南省瑞丽县辖区。在江的缅甸一侧，一条柏油路与江水平行。中午时分，一辆军用卡车沿公路从木姐方向驶来，停在了距姐兰公路检查站不远的江边。一位移民局的官员率数名武装士兵将七名即将被驱逐出境的人犯押下车来。七名年轻的人犯都是去年从南坎，木姐一线偷渡入境的昆明知青。

站在江边的芭蕉树下，那名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移民局官员庄重地宣布：

“……我代表缅甸掸邦移民局，奉命将你们驱逐出境。……”

那位移民局官员的汉语说得很流利，显然是个华裔。他深知此时此刻，江对岸的中国正处在文化革命的癫狂中。“一打两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如火如荼。这些年轻人一旦被正式移交给对岸的“瑞丽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百分之百是会按“叛国投敌罪”惩处的。多次负责遣送，这位移民局官员不止一次地见到，“人犯”被移交给对方后，对方接收人员为表现自己与“反革命叛国分子”誓不两立的革命性，往往会拳打脚踢地将这些“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绑起来。人犯的挣扎，人犯的惨叫哀号往往令人心生不忍。

眼前这七个衣衫褴褛，神色惨淡的年轻人，年纪不过十六七岁。其中还有两位姑娘。他们都是在去年7月份，先后逃入缅甸的昆明下乡知青。深知对岸国情的移民局官员知道，所谓“知识青年”就是都市的无业青年，小小年纪被剥夺了求学和就业的机会，背井离乡，远赴千里之外的“瘴夷之地”插队落户当农民。沉重的农业劳动，匮乏的物质生活，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使他们对未来，对人生彻底绝望了，这才铤而走险，亡命异国他乡。

与中国瑞丽县对应的缅甸南坎-木姐地区是缅北的战区，缅共游击队、克钦叛军与政府军的控制区犬牙交错。企图摆脱下乡困境的昆明知青越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人数不少。出于“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在缅共东北军区司令部派驻有常设的“顾问团”，直接插手缅甸内战。缅甸政府军对游荡在边境地区的中国人警惕性很高。这些年轻的孩子人生地不熟，入境后不久，就被在边境地区执行“剿匪”任务的缅甸政府军捕获。被捕的知青先后被送到了缅军77师前线指挥部。经情报机构审讯甄别，排除了间谍和参与叛军活动的嫌疑后，这些知青被军方作

为“非法入境者”移交给地方移民局。腊戍地方法院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判处他们6个月拘役，驱逐出境。现在刑期已满，由移民局执行“驱逐出境”。

移民局的官员同情地打量着眼前这七个年轻人。半年监狱生涯显然让他们吃尽了苦头。他们个个神色憔悴。特别是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掩饰不住的恐惧与焦虑。

“我知道如果把你们移交给对岸的瑞丽县革委会，你们难逃一死。”移民局官员悲天悯人，颇有几分感慨地说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没有通知那边。你们自己逃生去吧。”

七个年轻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一张张苍白而消瘦的面庞上闪射出了希望之光。直到前一分钟。他们都难以判断自己的命运与生死。在腊戍监狱服刑时他们曾听说，性格各异的移民局官员在执行遣送任务时的方式也不同。如果碰到性情冷酷的官员，公事公办，把他们在江中心线直接移交给对岸瑞丽县革命委员会的保卫组。他们的结局就会很悲惨。如果碰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官员，只把人犯送到江边执行驱逐，不直接移交给对方。他们还有一线生机，一线希望。

当生存的希望突然降临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通知对方”就等于在阎王殿门前，给他们留下了一线生机，一条逃生之路。

还是两个女孩子反应快。从腊戍到木姐，一路上移民局官员对她们的态度格外友善，使她们早就有某种预感。

“谢谢您！”两位姑娘含着眼泪给那位移民局官员鞠了个躬。男孩子们迅速反应过来，也纷纷向移民局官员和士兵们鞠躬致意。

移民局官员指挥士兵们从车上拿下来一些包裹分发给这些即将被驱逐出境的年轻人。每个男孩子一个包裹，里面是衣服鞋袜

与食品。女孩子两个包裹，一个是女性衣物，一个是食品。

“这是腊戍侨领庄先生委托我送给你们的。”移民局官员此时恢复了慈善的神色。缅甸毕竟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人们普遍信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年轻人在腊戍监狱服刑时，就常听人提起庄先生，“庄菩萨”，当地有名的华裔慈善家。手捧着庄先生的馈赠。年轻人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在历尽社会的险恶与风雨之后，他们终于体验到了几分人间的温馨。

“你们可以走了。”那移民局官员今天把这些年轻人送到江边，除了对两个女孩的同情外，也有庄先生的一份托付：给孩子们留一条活路，也算是“积德行善”吧！

“你们去哪儿，我不管。”那移民局的官员神色肃穆地说道：“如果你们再进入缅甸，别让我们看到。看到了，我们还是要抓你们的。”

移民局的官员和士兵们登上卡车走后，七名年轻人茫然地站在芭蕉树下，一时不知该往哪里去。这七名年轻人虽是同命运的“难友”。但他们入狱之前彼此并不相识。文质彬彬的车一龙和身材高大的段景瑞是表兄弟，下乡到芒海的知青。戴眼镜的孙立国和身材苗条的周秀秀是下乡到瑞丽弄岛的知青。瘦高的李军和容貌秀美的林萍萍是下乡到猛卯的知青。而瘦小的王玉刚则是来自江对岸姐勒的知青，一个追求理想与自由的“独行侠”。虽然来自瑞丽县的不同乡镇，但他们七人有一个共同的之处，那就是家庭出身不好。他们不是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就是出身于国民党反动军官家庭。在文革那极端讲究血统的荒唐岁月，血统纯正的年轻人尚找不到出路。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就更令人难以想象了。正是对人生，对未来的绝望才使这些年轻人逃离了祖国。

这些倒霉的昆明知青原以为越过国境就是“自由”，就可以摆脱“家庭出身”的“沉重枷锁”，用自己的双手去开创自己的未来了。然而这美好的“缅甸梦”毕竟离现实太遥远了。踏上缅甸的国土，迎接他们的并不是自由与希望，而是缅甸国防军的枪口和移民局的监狱。经过六个月悲惨的牢狱生活，他们险些又被重新送入虎口。多亏负责遣送的移民局官员心地善良，才使他们免于再遭“劫难”。

此时他们又该到哪里去呢？对岸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地方是他们的“祖国”，然而现在“祖国”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地。他们在缅甸腊戍监狱中就听说，国内一打两反运动已进入高潮，逃亡缅甸一旦被遣送回国，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在他们身后，是缅甸南坎到木姐的公路，往来车辆，公路检查站武装哨兵的身影隐约可见。“如果你们再进入缅甸，别让我们看到。看到了，我们还是要抓你们的。”七名年轻人都知道，移民局官员刚才那番话绝非虚言。

这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沿着江边的小路，七个年轻人茫然地向一片竹林走去。直到茂密的竹林遮住了姐兰检查站和公路上来往车辆上人们的视野。疲惫不堪的年轻人才先后在江边的岩石上坐了下来。

身材苗条的林萍萍捧着一个装着男性衣物的包裹和自己的食品包来到段景瑞和车一龙面前。

“段大哥，车大哥，……”女孩子刚开口，脸上就泛出了几许羞涩的红晕：“早晨的事儿，多亏了你们……”羞涩使女孩不知该如何表述早晨发生的事件。

今天早晨移民局官员带领武装士兵将人犯提出监狱，押上军用卡车时，一个好色的士兵乘林萍萍从车尾往卡车上攀爬时，假

装帮她上车，双手托住她浑圆的臀部，手指直抠进她大腿根部柔软的私密之处。林萍萍羞得满面通红，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放开她！别耍流氓！”

站在侧面的段景瑞对那士兵的流氓动作看得一清二楚。他愤怒地大吼一声，猛力推开了那士兵。那士兵趑趄了两步险些跌倒，他恼羞成怒地抡起枪托就向段景瑞砸去。曾练过几天武术的段景瑞轻巧地避开枪托的重击，反手就把那个疯狂的士兵打得连退了几步。局面一时大乱，四五个士兵同时冲上来。段景瑞双拳难敌四手，在混战中连挨了几枪托，被打翻在地下。那挨了打的士兵挥起枪托直向段景瑞的脑袋砸去。

那气疯了士兵完全没有考虑这枪托一旦砸在段景瑞的脑袋上会出现什么后果。千钧一发之际，车一龙闪电般地冲入人群，伸手就荡开了砸向段景瑞的枪托。车一龙旋风般地转身挥掌，那几个士兵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就被推搡出去，连退几步才站稳。士兵们见车一龙身手矫捷，哇哇大叫着端起枪把两人围在中间。移民局的官员闻声赶了过来。车一龙双手抱在胸前，做出一幅无意伤人的防卫姿态，同时用简单的缅语冷静地向移民局官员陈述了事情的经过。最后车一龙委婉而坚定地表示如果不处理肇事的士兵，他俩宁肯被当场击毙，也绝不上车，反正被遣送回去也是死路一条。车上的林萍萍见状，不顾男友李军的阻拦，也跳下车来，含着眼泪和两个不屈的男孩并肩而立。

移民局的官员立刻就意识到了局面的严重性。任务在身，移民局的官员不愿惹麻烦，节外生枝。他迅速与当地驻军联系，更换了执行押送任务的武装士兵。

早晨冲突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对于林萍萍、车一龙，段景瑞而言，那是一次生死抉择。

流落异乡，身无长物，林萍萍只能以自己和李军刚得到的衣物食品相赠，以表对车、段二人的感激之情。

“都是昆明老乡，不必客气。”段景瑞轻轻推开包裹。“你是女孩，现在你比我们更需要这些东西！”

段景瑞话虽不多，但情意真切。

林萍萍的眼圈红了。她把包裹放在两人面前轻声道：“我们不需要了。张老板就住在木姐。他让我们出狱后去找他。”

张老板是缅甸的华裔，四个月前因贩毒案入狱，和男孩子们住同一间大牢房。张老板也是云南昆明人。1959年“大饥荒”时从大陆逃亡出来的。“老乡见老乡”，张老板在狱中和几个男孩都很谈得来，常把家中送来的食品分给几个男孩子，还和李军、孙立国一起去探望过关在女牢的林萍萍和周秀秀。

在缅甸这种财能通神的地方，张老板被羁押不到两个月，就因“证据不足”，而被保释出狱了。张老板在狱中与李军最谈得来，出狱时把自己多余的随身衣物和食品都留给了李军和林萍萍。

“段大哥，车大哥。你们就收下吧。我和萍萍都非常感谢你们，敬佩你们！”这时李军也走了过来：“我们天黑了就准备去木姐镇找张先生。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话说到这份上，再推辞就虚假了。车一龙和段景瑞大大方方收下了馈赠。

经过一番谦让，彼此间的关系又亲近了许多。大家围坐在一起，谈起未来的打算。唯有瘦小的王玉刚独自一人站在不远处的竹林边，凝望着流动的江水和江对岸飘动的五星红旗发呆。

6个月的监狱生活真是一场噩梦。对被关押在男牢房的男孩

子们而言，腊戍监狱就是一个地道的人间地狱。那里关押着形形色色的小偷，流氓、诈骗犯，杀人犯、抢劫犯。一间双面透风约二百平米的监室内往往有上百人，睡觉都是人挨人分四排躺在水泥地板上。穷人和没有家人送被褥的囚犯，睡觉时只能捡出狱者扔下的破衣服和麻袋片做铺盖。狱中一天供应两顿饭，每顿一碗糙米饭，一小勺虾酱和一瓢豆粥。囚犯们每天都得到狱中工厂去做工或在监室内外打扫卫生。由于语言不通，受狱卒打骂，被狱霸欺凌，往往都是家常便饭。特别是王玉刚生性孤傲，独来独往，受人欺辱的时候更多。有一次被一伙狱霸围堵在监室内，险些被鸡奸。激烈的反抗，使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多亏车一龙和段景瑞闻讯赶到，一连打翻了狱霸的几个马仔，才把王玉刚救了下来。

车一龙和段景瑞显露出的身手，震慑住了所有的大小狱霸，以为他们就是李小龙式的中国拳师。在“强者为王”的狱中，被大小狱霸奉为神明的车一龙和段景瑞却没有“横行霸道”。他们谨守各种监规，处处礼貌待人，为人十分低调。最后连看守都对他俩另眼相待，经常给予各种生活上的方便与照顾。但性情孤僻的王玉刚不愿托庇于人，宁可晚上睡在马桶边，白天打扫厕所，也不愿借车一龙和段景瑞的“威势”，享受各种“优待与照顾”。车一龙知道他性格如此，也就随他去了。狱中的6个月，对王玉刚而言真比十年还难熬。

围坐在竹林的绿荫下，李军建议大家天黑后，一起到木姐镇投奔张老板。车一龙直觉地感到不妥。和张老板接触虽还不到两个月，但车一龙已察觉到张老板不是普通人。他不仅走私贩毒，而且他和他的合伙人，或者说老板，可能还拥有非法的私人武装。除此之外，车一龙从言谈中还发现张老板是个“嗜色如命”的人。

李军带着一个“美女”去投奔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张老板恐怕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心中的猜测不好说出口，车一龙婉转地表示：“我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张老板。出门在外，我们恐怕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我建议我们大家结伙趁夜色穿过公路进山，直接前往腊戍，再设法从景栋转道泰国。”对于来自中国的流亡者，泰国一直比较宽容。

“翻越大山到腊戍，就算不迷路，恐怕也得走十天半个月。万一路上又被移民局逮到，就麻烦了。”孙立国说：“我看我们还是去找张老板，请他帮咱们去泰国好了。”

车一龙发现不仅李军，孙立国想去投靠张老板，两个女孩也想去。车一龙当机立断道“这样吧，咱们人太多去找张老板也不合适，给人家添麻烦。你们几个去就行了。我和小段进山。咱们分路去闯，将来有什么事儿，也许还能互相照应。”

“嘿，”车一龙转身对站在远处的王玉刚喊道：“小王，你是跟他们去找张老板，还是跟我和小段进山？”

王玉刚不知何时已把衣服包绑在了身上。他一脸肃穆地走过来，把两包食物放在大家面前的大青石上。他给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谢谢各位的关照，特别是车大哥。我不跟你们去了。我要回去了。”

“回去？……”车一龙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此时回去不是死路一条吗？

王玉刚神色苍凉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世界既然容不下我。我还是回去吧。要死也死在故乡，和我父母死在一起吧。”

车一龙和几个男生都知道王玉刚的父母是云南大学的教授，三年前因不堪侮辱而双双自尽。王玉刚苍凉的声音使所有人黯然

无语。

王玉刚转身向江边走去，还没等车一龙和段景瑞反应过来。他已纵身跳入江中，奋力向对岸游去。

“同是天涯沦落人”！王玉刚毅然决然地奔向了“祖国”，奔向了监狱和死亡，而等待他们这些留在缅甸的年轻人的命运又是什么呢？泪水涌进了所有人的眼眶。大家默默地站在江边，目送王玉刚在水中搏击的身影渐行渐远……

第二章

大山深处

夜幕降临，六位年轻人分两路离开江边。李军带着孙立国和林萍萍，周秀秀换上当地傣族人的装束沿公路向木姐镇而去。张老板曾详细告诉过李军自己家的地址以及从公路进镇后的具体走法。李军在狱中也刻意学了一些常用的缅语和傣族话，估计只要从田间小路绕过姐兰公路检查站，沿公路行走不会过分引人注目。车一龙和段景瑞则乘着夜色的掩护，绕过公路检查站，避开山坡上的缅甸政府军军营，顺利地进了山。

进山后车一龙和段景瑞不敢走大路。他们钻入密林，沿着蜿蜒曲折的林间小路，向山顶攀登。静谧的夜，密林里泥土和草木

的芬芳，使他们有一种重获自由的轻松和愉悦。行走在崎岖的小路上，车一龙和段景瑞时不时地停下来，拨开茂密的草木枝杈，借助于星光和残月的余晖辨别前进的方向。随着夜的深沉，淡淡的雾气升起，山林间最寒冷的时刻降临了。但两位年轻人心中涌动着的无限希望，青春的活力使他们丝毫没有疲劳和寒冷的感觉。

经过一整夜不知疲倦的攀登，当东方透出一抹鱼肚白时，他们终于登上了山顶。回首远眺，瑞丽江蜿蜒如带，江边的公路，村落，兵营隐约可见。展望南方，墨绿色的山峦起伏，一眼望不到边。但那里孕育着希望，孕育着的未来。此去腊戍据说还有一百多公里的山路。车一龙和段景瑞决定等天大亮后，找个开阔，阳光明媚的地方好好睡上一觉，晚上再继续走。这里离边境太近，属于战区，两人必须昼伏夜行，尽量避免被人发现行踪。

但老天并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人。第二天下午，车一龙和段景瑞刚睡足了觉，准备上路，天色就变阴了。夜幕降临后乌云遮蔽住了满天的星星和月亮，密林中伸手不见五指。车一龙和段景瑞只能沿着小路摸索着前行。茂密的林木枝杈不断刮擦着他们的衣袖和裤腿，在他们的小腿上，手臂上，甚至连脸上都留下了累累的划痕。更令人沮丧的是，奔波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亮后，他们发现自己似乎又绕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放眼远眺，四周林海茫茫，山峦起伏。两个年轻人根本无法判断自己到底走到了那里。

一连几天都是阴天。车一龙和段景瑞在密林中彻底迷失了方向，眼前除了树林还是树林，除了大山还是大山。他们身边所携带的食物已经吃光，只能靠捡野芭蕉和不知名的野果充饥。最后车一龙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们必须改在夜间休息，白天行走。白天凭借天光毕竟还可以判断出行进的大致方向。至于是否会被人发现，他们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在林中跋涉了四天，他们实

际上还没有碰到过任何行人。

第五天，他们沿着小路向南走了一整天。夜幕降临，寻找休息地时，段景瑞突然发现对面山腰间有火光。仔细看，那似乎是一堆燃烧着的篝火。此时二人衣衫褴褛，又渴又饿，在深山野岭中奔波了整整五天。心中已经几近绝望。这火光使他们欣喜若狂。在这大山深处，有篝火就代表着有人。只要有人，不管是什么人，最少都能给迷失在密林深处的年轻人带来希望。希望使二人鼓起余力，跌跌撞撞地向对面山腰上的火光奔去。

登上对面的山腰，二人才发现那火光是在一所茅棚前燃烧着的篝火。茅棚周围是一块用篱笆围起来的园地。车一龙轻轻敲响茅棚前园子的篱笆门，应声出现在茅棚门口的是一个身材敦实的汉子。那汉子皮肤黝黑，赤膊，腰间围着一条傣族男人的沙龙。

车一龙用并不太纯熟的傣族话告诉那人，他们在林间迷了路，想讨口水喝，并希望他能给指指路。那汉子什么话也没说，打开篱笆门，引车一龙和段景瑞进了茅棚。屋角的大水缸上漂着一个大水瓢。黑汉子示意他们可以随便喝。喝饱了水，段景瑞注意到茅棚内的火塘边有几个烤得焦黄的玉米饼。他舔了舔嘴唇，小声对车一龙说，咱能不能用衣服跟他换块饼吃，实在太饿了。段景瑞在狱中一直不肯花功夫学傣语和缅语，和外人交流只能借助于车一龙。

车一龙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那黑汉子就用带有浓重云南腔的汉语问道：“汉人？”

车一龙注意到黑汉子眼中闪动的不是警惕和敌意，而是一种意外的欣喜与亲切。他也很爽直地点了点头。

“是从那边逃过来的？”那黑汉子关切地问道。车一龙迟疑着没有立刻回答，眼中现出几许困惑与犹豫。那黑汉子显然很理解

车的困惑与担心，他爽快地自我介绍道：“我也是黑户人，是六二年从那边逃过来的。”

黑汉子的直率，黑汉子带有浓重云南腔的地道的汉语一下子就赢得了车一龙的信任与亲切感。

“我们是昆明的下乡知青，是去年从那边逃过来的。”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戒心解除，三个人彼此之间顿时亲切了许多。黑汉子热情地招呼车一龙，段景瑞在火塘边坐下来。他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珍藏的米酒和熏肉招待这难得到来的“乡亲们”。

一碗酒下肚，黑汉子首先做了自我介绍。他的汉人名字叫刘才康，祖籍四川。父亲当年是中国远征军的士兵。远征军兵败野人山。黑汉子的父亲腰间负伤，一个人九死一生，拄着拐杖挣扎着走出了野人山。一家好心的傣族人收留了这个瘦成了一把骨头的伤兵。

伤愈之后，黑汉子的父亲入赘傣家，结婚生子，在盈江马墩落了户。解放后黑汉子的父亲因曾加入过远征军而备受歧视，五六年就因病去世。六二年大饥荒黑汉子的母亲也病倒了。她临终前把家中仅有的十五块钱交给儿子，叫他去缅甸逃生。

黑汉子逃入缅甸后，成了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流浪汉”。他四处打工，倒也能混饱肚子，还攒了几个钱。他本想在姐兰倒腾点儿小买卖，慢慢在当地扎下根来。不想1968年中国支持缅共在缅北扩大叛乱，缅甸政府军加紧了对边境地区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汉人的盘查与搜捕。黑汉子只好逃入密林，给一家印裔老板打工。这位老板，或者说地主，原本也是一个五十年代非法进入缅甸谋生的印度人。后来在一家景颇人家入赘，靠在大山里种植鸦片，积蓄了一些钱财。他贿赂驻景颇寨的缅甸地方官员，最终买到了

一个可以在上缅甸地区自由通行的景颇族边民证。

黑汉子现在居住的就是印裔老板种植鸦片的一个点。茅棚东面就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大块鸦片苗圃。黑汉子的主要工作就是看守维修苗圃的篱笆墙。老板每个月只提供十五块缅币的工钱和三十斤口粮。茅棚周围的小园子是黑汉子自己开辟的。种了一些土豆，花生，辣椒和空心菜。

面对推心置腹的黑汉子，车一龙也坦率地介绍了自己和段景瑞的情况，以及他们目前的打算。车一龙下乡前，母亲曾悄悄告诉。他那已经身陷囹圄的父亲是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需处的上尉军需官。第八军兵败蒙自。残部退入缅甸，车一龙的父亲放心不下新婚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擅自离队逃回昆明。回昆明后，车一龙的父亲向政府自首，并做了反动党团人员的登记。但文革爆发后依然因“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母亲告诉车一龙，他还有一个舅舅，当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后经车一龙父亲的介绍加入第八军，在军部任情报官。随军撤入缅甸后，据说他现在人在泰国，也有人说在腊戍国民党情报站见过他。车一龙他们就是想去腊戍投靠舅舅。

黑汉子告诉他们，这里是曼波。离姐兰大约有八十里地。据腊戍还有近两百里地。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不可能走公路，坐汽车。而大山里几乎没有路。没有当地的山民或马帮带路，外人根本不可能走出大山到腊戍。黑汉子建议他们不如先留下来，在这里打工。等养好身体，攒点钱，再随走私的马帮，或请当地山民带路，去腊戍。

“留下来，在这里打工？”黑汉子的话令车一龙有几分困惑，事情有这么简单？老板难道还需要打工的人？